四書典故辨正

四書典故辨正卷十九

溧陽周柄中理衷氏著

親迎

親迎之禮自諸侯至士庶皆行之天子之親迎則禮無明文左氏謂天子不親迎公羊謂天子亦親迎後儒或從左氏或主公羊愚獨取唐陸淳尊無二上不當親迎之說以爲定論或言無禮文可徵不知禮固有卽此可以通彼者士昏禮父醮子而命之迎若宗子父母皆沒則不親迎以無命之者也由此推之則天子之不親迎

可知矣或問然則諸侯卽位而娶無命之者亦不親迎乎曰是不然諸侯雖無父命有王命古者諸侯之娶告於天子天子命之故雜記云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魯昭始也夫有天子之命則親迎焉宜也若天子則眞無命之者也

岑樓

集註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趙註岑樓山之銳嶺者正義山小而高者曰岑曰樓者並重屋曰樓亦取其重高之意也按趙註以岑樓爲山集註以爲樓屋二說不同

疑趙註爲是。說見論詩 寸木高於岑樓。猶韓非子所謂立尺材於高山之上也。

曹交

曹交。趙註以爲曹君之弟。王伯厚曰。按左傳哀八年宋滅曹。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爲氏者。閻百詩謂戰國時如鄭薛中山。皆滅而復立。安知曹滅于春秋哀八年。下到孟子居鄒時。已一百七十餘年。不更有國于曹者。此臆揣之說。毛大可又謂鄒卽邾國。春秋註邾本曹姓。顓頊之後。則曹交或因與鄒君同姓。故得見鄒君

而假館焉。或即鄒君之弟。戰國禮衰。不分宗。不別氏。弟得以其戚戚君。故兄弟同姓。未可知也。此說較為近理。然終不如王說之確

小弁

註作幽王逐子宜臼事。此本毛詩。趙註云伯奇之詩。論衡亦云伯奇放流所作。按伯奇乃尹吉甫子。而正義謂伯奇即宜臼。其說本之劉更生。路史已辨其誤

高子

詩周頌絲衣篇。高子曰靈星之尸也。疏謂高子子夏門

人又事孟子年老矣故孟子稱曰叟郝仲輿謂此高子是子夏門人山徑禹聲章高子則孟子門人此高子子弟愚按郝氏蓋以山徑茅塞之語似乎師戒其弟而此章則稱之爲叟故以爲二人亦無明據

凱風

毛大可曰齊晉韓三家以凱風爲母責子詩此尤與孟子不可磯于幽王逐子尹吉甫殺子義合彼皆戕害其子故過大此但責子過情故過小若不安室則過不小矣愚按從一而終者婦人之大節而孟子以凱風爲親

之過小豈小其失節哉嘗卽不可磯之義求之蓋曰一念雖差過而未遂斯爲小矣人子當此惟有負罪引慝積誠婉諭可以挽回若遂呼天怨懟則已心未盡矣以悟親之心或反至激怒而成之故曰不可磯亦不孝也觀詩序言七子能盡孝道以慰母心而成其志成志者成母守節之志也孔疏亦言母遂不嫁此所以爲過小耳何必從責子過情之說然後與過小不可磯之義合乎

任

趙註、任薛之同姓、孫疏引隱十一年傳、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以証、愚按傳所謂諸任者、皆謂任姓、孔疏引世本氏族篇云、任姓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言此十國皆任姓也、孟子之任、乃任國、非任姓、僖十一年傳、任風姓也、杜預云、伏羲之後、今任城縣也、按今濟寧州東有廢任城縣、即古任國地、

三卿

孟子在三卿之中、蔡虛齋以司徒三卿解之、全謝山曰、七國時無此三卿、國策中惟魏有司徒之官一見、亦不

足信三卿者指上卿亞卿下卿而言但未嘗有司徒等名樂毅初入燕乃亞卿是其證也或曰一卿是相一卿是將其一爲客卿而上下本無定員亦通愚按國策魏王使司徒執范痤鮑註云本周卿此特主徒隸者然芒卯爲魏司徒居中用事此魏有司徒之證楚襄王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此楚有司馬之證史記趙世家惠文王四年公子成爲相李兌爲司寇此趙有司寇之證又楚有司馬名翦周有司寇名布皆見國策豈可謂七國時無此官但三官並設者甚少則以上卿亞卿下

卿爲三卿。其說自不可易。

杞梁妻 附

孟子言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檀弓亦云杞梁死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並無崩城之說。說苑杞梁華周進鬭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阤而隅爲之崩。列女傳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于城下而哭。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言崩城者始自此二書。而論衡感虛篇極辨其非。寔顧寧人曰。左氏檀弓俱言有

先人之敝廬。何至枕屍城下。且莊公既能遣吊。豈至暴骨溝中。子政之言。固已不可信矣。然其崩者城耳。未云長城。長城築于宣王之時。去莊公百有餘年。而齊之長城。又非秦所築之長城也。後人相傳。乃謂秦築長城。有范郎之妻孟姜。送寒衣至城下。聞夫死。一哭而長城爲之崩。則與杞梁之事。全不相蒙矣。夫范郎者何人哉。琴操曰。范杞梁妻歎者。齊邑范梁殖之妻所作也。杞而加之以范。蓋自此始。而轉爲秦代之人。則又不知其傳譌之所自矣。愚按此事異說頗多。崔豹古今注。杞梁妻書

杞殖妻妹明月之所作也殖戰死妻抗聲長哭杞都城且頹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貞乃作歌焉此以城爲杞城曹殖詩杞妻哭死夫梁山爲之傾李白詩梁山感杞妻慟哭爲之傾又與城崩之說異水經注引琴操云殖死妻援琴作歌曰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别離以春秋時人而用屈原之語此等並不可信

五霸

五霸之稱有二有三代之五霸有春秋之五霸左傳齊國佐所稱五霸三代之五霸也孟子稱五霸而以桓公

爲盛。則止就東周以後言之。如嚴安所謂周之衰三百

餘歲而五霸更起者也。荀子五霸篇以齊桓晉文楚莊

吳闔廬越句踐當之。趙岐註孟子、則無吳越而有秦穆

宋襄。顏師古漢書同姓諸侯王表註、則無句踐而有宋

襄。易闔廬爲夫差。後之論者。謂吳越夷狄不當有霸。然

則楚爲南荊、亦夷狄也。何以遂得與于齊晉之列乎。秦

僅霸西戎。宋襄求霸不成。傷于泓以卒。未嘗霸也。五霸

斷以荀子所稱爲正。若丁公著以夏昆吾商大彭豕韋

合齊桓晉文爲五霸。則于桓公爲盛。就當時盟會較量

優劣爲未合矣郝京山以鄭齊晉楚吳爲五霸謂周室東遷鄭莊公始射天子專征伐是霸之始此杜撰之說通雅取之非是。

葵丘

葵丘有三。一爲齊地在臨淄縣西即連稱管志父所戍。一爲宋地在陳留外黃縣東一爲晉地在河東汾陰縣此葵丘亦有以爲在汾陰者而杜氏非之謂若是汾陰則晉乃地主夏會秋盟豈有不預之理故斷以爲外黃之葵丘。全祖望云據宰孔明言西略而以爲陳留是仍

東畧也則宜在汾陰葢當時之不服桓公者楚而晉實次之周惠王之言可驗也故桓公特爲會于晉地以致之亦霸者之用心也此亦一說並存之

無有封而不告

趙註謂無以私恩擅有封賞孫疏證以如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非也安溪李氏曰無有封而不告繫在交鄰之後葢存亡繼絶如城楚邱之類註所謂專封國邑是也非指本國臣下

愼子

愼子。正義謂卽愼到。趙人。毛大可曰、愼滑釐卽禽滑釐。墨子云、臣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皆持臣之器以待楚寇。是也。古文禽與愼字形相近。周禮註、獸五歲爲愼。又云獸之可禽者爲愼。趙註謂愼子善兵法。正指禽滑釐言。愼到本名家者流。劉向會定愼子四十二篇。不善兵法。非此愼子也。愚按墨子所云楚寇。卽公輸般爲楚設機攻宋之事。戰國策在宋景公時。考史記年表、宋景公元年。魯昭公二十六年也。則墨翟與孔子同時。說見前公輸子條

孟子之生。距孔子卒百餘年。而禽滑釐爲墨翟弟子。

當宋景公之世已能持兵待寇度其年亦已長矣豈得至孟子時猶在哉考愼與禽古文並不相近周禮大司馬註獸五歲爲愼鄭康成謂愼讀爲麎引爾雅麋牝爲麎以證不云愼讀爲禽也正義謂即愼到固非而毛氏改愼爲禽亦謬薛方山又謂愼子嘗學於禽滑釐述其所尊尚者亦無稽之說也

南陽

戰國時有三南陽一爲南陽郡屬韓即今河南南陽府也一爲南陽城屬魏今懷慶修武縣也此南陽地屬齊

趙註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閻潛邱云史稱太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南陽屬齊必齊之地深擣入魯界中者思按公羊傳齊桓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註南陽齊下邑史記魯仲連傳楚攻齊之南陽棠懸齊淮北泗上地越世家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棠常郯之境棠懸南陽齊之西界皆不能寔指其地竊疑南陽是統名如晉合溫原攢茅之地俱謂之南陽其所稱東陽則太行山之東皆是不得指一處以當之故趙註槩云岱山之南近見全紹衣經史問答謂南陽

則汶陽葢山南曰陽是南陽所以得名也水北曰陽是汶陽所以得名也按左傳鄆讙龜陰陽關皆齊魯接境地通而言之皆汶陽之田而皆在太山之西南汶水之北則汶陽非即南陽乎此說先得我心亟錄之

今魯方百里者五

註謂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得之今考諸春秋滅國則若項若鄟若邿若鄫若須句若根牟取邑則如伐宋取郜與防伐齊取穀伐莒取向取鄆取鄟伐邾取訾婁取繹取漷東田及沂西田有分自霸主者僖公分曹地自

洮以南東傅于濟。褭公分邾地。自漷水歸之于我。哀公

時越滅吳。與魯泗東地方百里。見史記越世家是也。有入自叛

臣者。邾庶其之漆閭丘。黑肱之濫。莒牟夷之牟婁防茲。

小邾射之句繹。是也。此魯地所以廣至五百里與。

白圭

白圭。趙註謂即史記貨殖傳之白圭。集註從之。閻百詩

謂是兩人。貨殖傳之白圭。圭其名。孟子之白圭。其名丹。

圭則字耳。韓非書、白圭相魏。鄒陽書、白圭為魏取中山。

魏拔中山。在文侯十七年癸酉。下逮孟子乙酉至梁。凡

七十三年。為國之將相者。未必能存于爾時。故斷以為兩人。愚按呂氏春秋有白圭。與匡章惠施同時。戰國策在魏昭王時。鮑彪謂是孟子所稱者。韓非子云、千丈之隄。潰於螻蟻之穴。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是以無水患。此白圭治水之證也。

白圭欲二十而取一。向來說者。都從貨殖傳中索解。傳云、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是勤儉之事。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是貨殖之事。此兩層有全用之者。有偏主一半者。輔慶源云、周衰王制盡廢。兼併之俗起。而貧

富遂以不均。白圭謹身節用。樂觀時變。知取知予、以此居積致富、其犯先王之禁大矣、顧乃創爲輕賦之說、欲以其治生之術施之國家。此兩層兼用者也。沈無回云、白圭之二十取一。大約是以忍薄之道行之、陸稼書云、圭之意只是欲儉以足用。此偏主勤儉者也、黃陶菴謂白圭欲輕賦而以貨殖足國、與桑宏羊不加賦而足用之意同。此偏主貨殖者也、自潛邱謂此別是一白圭。非貨殖傳中人、王罕皆滙衆取之。於是不主勤儉。亦不主貨殖而從張彥陵意在矯當時重斂之說愚謂白圭之

意誠在矯當時重斂則其言雖過甚意未爲不善孟子以桀相形反不免太甚矣觀其築隄壅水原是個不仁底人桀何嘗惡重斂之虐民而欲矯之以上下章連類參觀意其足國之術必出於富桀者之所爲故孟子以桀相形而又與上章連類記之非無故也

傅說舉於版築之間

尚書孔傳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疏云說賢必不犯罪當是代胥靡是說之築蓋爲

人備力也漢書賈誼傳傅說胥靡乃相武丁張晏註傅說被刑築于傅巖是直以說爲刑人非也吳氏稗傳蔡氏集傳以築爲居又與孟子版築不合蓋子云傅說衣褐帶索傭築于傅巖則明係執役當以孔傳爲正

孫叔敖

史記稱孫叔敖楚之處士又稱孫叔敖進自廩邱子荀子呂覽並云期思之鄙人或曰由沈尹莖力或曰楚有善相人者招聘之諸說皆謂叔敖以處士起家與孟子合但不言海濱耳杜氏註左傳謂孫叔敖即蔿艾獵乃

蔿賈之子。則是楚公族。並非由處士舉用者。閻百詩曰、
意者蔿賈于宣四年官司馬。爲子越椒所惡。囚而殺之。
故其子遂式微竄處海濱。毛大可謂賈以怨殺。並非國
法。且賈死而王遂盡滅鬬氏。有何仇患而竄處遠地。至
於式微。考期思本蓼國地。叔敖實蓼人。及楚滅蓼而後
蔿而用之。從來說書者皆不曉也。愚按叔敖避仇遠竄
此情事所或有。閻說近之。毛以爲蓼人則大謬。僖二十
四年傳、凡蔣邢茅胙祭。杜註、蔣在弋陽期思縣。水經注
期思縣故蔣國。周公之後。楚滅之。然則非蓼國也。文五

年傳楚滅蓼杜註蓼今安豐蓼縣然則非期思也通志期思宋改爲樂安今光州仙居縣是蓼今壽州霍邱判然二地毛說非是

百里奚舉於市

集註百里奚事見前篇此卽指食牛言毛大可曰食牛養牲在田宅而不在市以市宜販畜不宜牧畜也舉市與史記鬻奚正相合按字書市訓買鬻亦訓買故市貨稱鬻貨舉於市猶言舉於鬻買間也愚按毛氏偏信秦本紀鬻奚之說而不信商君傳舉之牛口之下之說故

以市爲贖買然舉于市解作舉于贖買問畢竟于文義不合大抵養牲販賣初非二事說苑秦穆公使賈人載鹽賈人以五羊皮買奚使將鹽車往穆公覩鹽見牛肥曰任重道遠而牛肥何也奚對曰食之以時使之不暴有險先之以身穆公知其賢以爲上卿然則百里奚爲人養牲卽爲人販賣以養牲言則曰舉之牛口之下以販賣言則曰舉於市非有二也

四書典故辨正卷二十

溧陽周柄中理衷氏著

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

史記鄒陽上梁王書稱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皇甫謐高士傳載其事愚謂果有此事自是廉之實蹟匡章何以不稱於孟子之前孟子又何以設言與之齊國而弗受而反不及其辭楚相耶嘗考韓詩外傳楚莊王使使賫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即結駟列

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爲食。食粥毚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此北郭先生之事。而高士傳以爲陳仲子。夫鄒陽所云辭三公者。特言其不願爲三公耳。固不必實有一郤聘之事。而士安附會其說。遂以北郭事移而屬之仲子。豈可信乎。且於陵齊地。顧野王輿地志。齊城有長白陳仲子夫妻所隱處。唐張說詩。長白臨江上。於陵入

濟東是也而高士傳稱陳仲子適楚居於陵楚王聞其賢而聘之以齊地爲楚地傅會以易灼然可知而左袒仲子者猶以辭三公爲美談夫亦未之考爾

臯陶爲士

楚註臯陶爲士官閻百詩曰有虞氏刑官曰士故舜典汝作士呂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若士師則司寇之屬下大夫耳猶鄉士遂士縣士爲士師之屬在周禮掌士之八成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則周之士師容或可稱爲士而有虞之士斷不可

稱爲士師也。明之作時文者盡稱士爲士師。謬矣。愚按此謬不始于時文家。尚書孔疏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蔡傳于大禹謨汝作士曰士師之官。則其誤也久矣。馬融云士獄官之長。孔氏書傳云士理官也。漢人固自不謬。

呼於垤澤之門

垤澤即襄十七年築者謳曰之澤門。杜氏註宋東城南門是也。其他門之可考者。正東門曰楊門。見昭二十一年傳註。北門曰桐門。見襄二十六年傳註。東南城門曰

盧門見桓十四年傳註西門無名襄九年傳但稱西門
而已又有曹門見成十八年傳有蒙門見襄二十七年
傳外城門曰桑林門見昭二十一年傳其關門曰耏門
見文十一年傳　王罕皆云出聲相似見居相似聲既
魯君之聲則呼亦當爲魯君之呼若作傳呼之聲便與
氣體不切愚按趙註云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
聲本作魯君自呼又何疑焉

數月之喪

集註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于嫡母而不敢終喪

此因趙註而誤。按禮、庶子生母之服不一例。士以下妾子爲其母如母。大夫。則父在爲其母大功。父卒亦三年。諸侯以上。則父在爲其母無服。父卒爲之大功。儀禮喪服記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謂緦麻之絰帶 註脫一麻字 麻衣縓緣。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鄭註、諸侯之妾子。厭於父。不得伸。權爲制此服。不奪其恩也。又喪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爲其母大功。傳曰、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緦麻章云、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

服其私親也有死于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然則諸侯之妾子父在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既葬除之父卒爲其母大功而其或爲父後則惟服緦禮文明白如此趙之義屬父不屬母趙註非是

何義門曰陳氏者鄭字詡老著孟子紀蒙愚按宋史藝文志陳耆卿論語紀蒙六卷而無孟子朱竹垞經義考有此書蓋史失之

革車三百兩

革車三百兩書序作戎車三百兩蔡傳戎車馳車也古

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戰車革車輜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馳車七十五人革車二十五人凡百人二車故謂之兩三百兩三萬人也何義門不從蔡傳止以一車七十五人計之三百乘所統凡二萬二千五百人愚按尉繚子對梁惠王武王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見天官篇亦是據司馬法計算然有兩司馬法一又云成出車一乘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每車止三十人孔仲達成元年邱甲疏

云一士二徒者鄉遂之兵一士二十四徒者都鄙之兵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徵境內由此疏推之武王所用正是鄉遂之兵一士二徒每車三十人即謂三百乘所統止九千人亦無不可要之司馬法亦後來所定未必周初兵制如此史記言四萬五千人與車數全不合正不必斤斤計較耳

戎車有廣車闕車苹車輕車等名而皆概之以革故通稱革車周禮云革路以即戎又云凡師共革車則

革車之卽戎車明矣孫子作戰篇以革車爲輜車而蔡傳因之非是兩當從集註一車兩輪之說尙書正義引風俗通云車有兩輪故稱爲兩猶屨有兩隻亦稱兩也蔡氏以二車爲兩亦非是

虎賁三千人

虎賁三千人集註云書序千作百何義門曰書序之譌朱子所尤麾斥此獨引之爲其近古而可考証也蓋旣有車三百兩則須照以虎賁一人配車而戰故孔傳謂卽是百夫長以司馬法一車七十五人計之是三百人

各載一車所統已二萬二千五百人史記謂甲士四萬五千人則士數太多而有所不合書序千作百亢不甚少也愚按必以一虎賁配一車則止合有三百人書序是而孟子非矣若車是車人是人不相牽合則三百亦可三千亦可孟子求必非也且即以人配車又自有說呂氏春秋云武王革車三百甲卒三千征敵破衆韓非子云武王將素甲三千領與紂戰據司馬法一車甲士十人三百乘當三千人其數適合虎賁安知不指甲士言或謂據周禮虎賁非甲士愚謂據周禮虎賁不離王

之先後又豈以一人配一車而戰者耶

袗衣

趙註袗畫也畫衣黼黻絺繡也史記堯賜舜絺衣與琴正義曰絺細葛布衣也愚按絺衣即袗衣書所謂絺繡者是鄭康成註周禮希冕引書希繡而曰希讀爲絺刺也古冕服衣用畫繢裳用刺繡故或稱袗衣或稱絺衣實一而已孔氏書傳以絺爲細葛而史記正義因之非是

變置社稷

變置社稷趙註謂毀其社稷而更置之不言如何更置孫疏謂變者變其主也如古以句龍爲社柱爲稷及湯有七年之旱遂以棄易柱此謂之變置陳無已謂遷社稷壇壝于他處如何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于南山之上盜亦衰息此說朱子語類取之萬充宗則謂水旱之方就此方之社稷變其常祭以示減殺如郊特牲所謂年不順成八蜡不通穀梁所謂大祲之歲鬼神有禱無祀之意愚按如孫疏則自古以來水旱多矣而易祀者止一柱此僅見之事不可以爲變

置之證如陳說則古者立社必在庫門內夏左殷右周復左此一朝定制未聞有遷之他處者如萬說于變置之字義又不合此變置與上節變置同義則當爲更立之意不但殺其祭禮而已也任鈞臺曰變置必是毀其壇壝以致責罰之意明春復立耳此說得之

追蠡

豐氏以追爲鐘紐筆乘云遍觀字書並無以追爲鐘紐之說豐氏特據考工記有鐘懸謂之旋旋蟲謂之幹又因蠡蟲遂傅會以爲鐘紐即謂之旋蟲穿繫之甚紕繆

其義當爲槌擊之槌。盞高子以禹之樂用之者多。故凡槌擊處率皆摧殘欲絕。有如蠡齧之形。趙希鵠洞天清錄云、追與堆通。今畫家滴粉令突起謂之堆粉。金銀犀玉之工。皆謂堆起爲頁裝。詩追琢其章。正謂頂裝作法也。如鐘之旋帶篆枚、皆是堆起者。所謂追蠡。蓋古器款文堆起處漫滅也。今人亦以器用久而刓蝕爲蠡愚按詩追琢其章。荀子富國篇、劉向說苑、並作彫琢。毛傳亦云追彫也。追與彫通。亦作敦不與堆通。趙氏之說非也。筆乘以爲槌擊之槌。義亦近俗。竊疑追字或是遂字之訛

遂鐘之受擊處也考工記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遂與追形聲相近蠡者蚌殼遂蠡言鐘之受擊處窪深似蠡也解經忌改字因義有難通姑識之以俟訂正云

兩馬

趙註引春秋外傳曰國馬以行軍公馬以稱賦是兩馬者兩等馬也一云古駕車以四馬大夫以上皆然惟士則駕二孟子亦偶舉言之此說亦通或謂註中兩馬一車所駕改作士之車所駕方與兩馬合則太拘滯矣

發棠

左傳襄六年棠人杜註棠萊邑也北海即墨縣有棠鄉十八年郵棠杜註齊邑顧震滄春秋大事表以郵棠爲萊邑以棠爲齊邑與杜註相反又謂棠後訛爲堂今爲東昌府之堂邑縣孟子勸齊王發棠即此愚按顧寧人山東考古錄云當時即墨爲齊之大都倉廩在焉故云發棠則棠即杜註所謂萊邑非今之堂邑縣也大事表疑誤

堂高數仞

趙註大室無丈尺之限故言數仞愚按堂高數仞謂堂階之高非指屋室凡經傳稱堂高者皆指堂階而言考工記堂崇三尺史記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蓋每等高尺三等則高三尺矣若云堂屋世豈有三尺之屋哉但禮器言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以孔氏八尺為仞鄭氏七尺為仞計之即天子之堂亦止一仞有餘耳戰國諸侯踰制亦不得高至數仞以此知小爾雅四尺為仞之說正有自來

堂屋高卑之度經無明文惟考工記云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鄭註雉長三丈

高一丈度廣以廣度高以高則門阿高五丈宮隅高七丈尙書大傳云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則三丈六尺公侯七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則二丈八尺伯子男五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則二丈然則堂高數仞並非踰制而數仞之指堂階無疑矣

榱題數尺

榱屋椽也爾雅疏屋椽齊魯名桷周人名榱但屋椽數尺不爲過長何以言非古之制趙註云榱題屋霤也按

考工記殿四阿重屋註云四阿若今四注屋四注則南北東西皆有霤霤者屋檐滴處爾雅釋宮檐謂之樀郭註云屋梠邢疏云屋檐一名樀一名梠又名宇皆屋之四垂也樀題是椽之在檐下者題椽頭也檐下之椽頭長數尺則四垂之軒張深邃可知此所以爲奢汰而非古制也從來解者都未分曉

羊棗

何義門讀書記曰羊棗非棗也乃柿之小者初生色黃熟則黑似羊矢其樹再接則成柿矣余乙卯客授臨沂

始覩之沂近齊地可據也今俗呼牛妳柹一名㮕棗而臨沂人亦呼羊棗曰㮕棗此尤可證柹之小者過得棗名不必以爾雅遵羊棗之說爲疑若正義以羊棗爲梂棘之屬則甚謬此乃本草所收酸棗也自出山石間色赤味酸愚按陳禹謨名物考云嘗道鄒登嶧山或以羊棗啖余其狀絕類柹大僅如芡實葢名爲棗而去棗遠矣此皆得之親見葢信義門之說不誣

諱名

古者死而無諡不以名爲諱周人以諡易名始有避諱

之禮矣。周禮小史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先鄭謂忌日與名諱。葉竹埜禮經會元曰、王制太史奉諱惡。小史者太史之屬。詔忌諱卽奉諱惡。謂惡事之當忌諱者。人君行事。宜知就善而避惡。卽吉而忌凶。非名諱也。如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而詩言克昌厥後。駿發爾私。則周人不諱于詩。成王名誦。而周禮撢人曰誦王志。瞽矇曰諷誦詩。甚至官名謂之誦訓。則周公不諱于禮。莊公名同。而春秋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襄公名午。而書陳侯午卒。定公名宋。而書宋人。則孔子不諱于春秋。由是觀之。

則周人以諱事神之說左氏之語誣也愚按名終則諱自是周制不得以左氏爲誣王制之諱惡惡烏路切義與忌同而葉氏以爲善惡之惡遂生異解姜上均旣從鄭說乃又謂忌日與廟諱不得言惡惡字蓋忌字之訛亦非是

姓

左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晉語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謂所生長以成成功也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此因

生賜姓之始也。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僖佶儇依十二姓。十四人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元囂與倉林皆爲姬姓。故十二姓黎爲高辛氏火正。其後爲己董彭禿妘曹斟芊八姓。禹賜姓曰姒。四岳賜姓曰姜。丹朱之後爲貍姓。並見國語契爲商姓子氏。棄爲周姓姬氏。秦之先柏翳賜姓嬴。並見史記皐陶賜姓曰偃。見帝王世紀舜賜飂叔安裔子之姓曰董。見左傳此唐虞以上賜姓之事也。周之賜姓。獨一嬀滿。餘無可考。而諸姬無一賜姓者。左傳正義云周尚文。欲令子孫相親。故不使別姓。胡朏明曰、周道

同姓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苟賜之姓則不能禁其通婚故不復賜非但質文之異也　左傳正義謂姓分爲族族分爲氏毛西河獨謂姓分爲氏氏分爲族其言曰如魯與鄭皆姬姓而魯分桓公之子爲三桓一爲仲孫一爲叔孫一爲季孫鄭分穆公之子爲七穆或爲罕氏或爲駟氏或爲國氏此姓之分爲氏也乃魯又分三桓之後爲子服氏南宮氏叔仲氏公爾氏鄭又分七穆之後爲游氏馬師氏子南氏少正氏此氏之分爲族也愚按別姓則爲氏即氏則有族族者氏之所聚而已羽父爲

無駭請族隱公命以爲展氏則氏族一也分之則族無不同氏氏有不同族西河之説較是

太公望

史記呂尚東海上人西伯得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顧亭林謂此是史遷妄爲之説周之太王齊之太公吳之泰伯有國之始祖謂之太祖其義一也愚按史記范雎傳秦昭王謂平原君曰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是太公乃尊之之稱史記非妄若田和篡齊亦稱太公此則始祖之

號謚以前有太公。遂爾承襲。而太公望之稱太公要不必在身後也。

散宜生

集註、散氏。宜生名。此本孔氏書傳。鄭樵通志亦以散爲氏。王伯厚云、漢書古今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閻百詩曰、大戴禮記帝繫篇堯娶于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據此、當以散宜爲氏。

四書典故辨正附錄

溧陽周柄中理衷氏著

問康叔封衛。辨正謂在成王時。金仁山據逸周書、武王克殷。百弇俘衛。即以衛封康叔。凡封於殷墟者。皆監殷者也。其後獨管蔡霍三人叛。故止曰三監叛耳。其實康叔亦監也。故史記曰。康叔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後扞祿父之難。漢書亦曰。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據此則康叔之封衛。又在武王時矣。

此仁山之誤也。逸周書作雒解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

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殷卽衛也漢地理志衛蔡叔尹之是也又云武王崩周公相天子三叔及殷叛周公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陵俾康叔宇于殷然則管蔡既誅始封康叔作雒解明明言之而乃曰武王滅衛卽以衛封康叔此則仁山之說而非逸周書之說也

問緡蠻之解辨正取韓詩說按孟子譏許行南蠻鴃舌則謂蠻之義並不涉語言恐未然

孟子非以鴃舌爲蠻也言許行之舌其惡如鴃鳥耳鴃博勞也應陰氣而鳴鳴則衆芳俱歇楚辭恐鶗鴂之先鳴百草爲之不芳是也故趙註謂鴃應陰而後動許子託於太古非先聖王堯舜之道不務仁義而欲使君臣並耕傷害道德惡如鴃舌其解甚明非謂南蠻之聲似鴃舌也

問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說者以爲貴貴之義顧亭林謂制禮之意不但爲此古人有喪不祭其所以絕期者恐曠祭也而毛西河極非之謂未知有

喪不祭一語出自何經二說不同辨正無此條未審孰是

此在先儒原有二說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孔疏禮卒哭而祔練而禘於廟此等爲新死者而爲之則非常祭也其常祭必待三年喪畢春秋時未至三年而爲吉祭者皆非禮也曾子問云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鄭註惟嘗禘宗廟俟吉孔疏謂爲嘗禘之禮以祭宗廟俟待於吉故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此顧說所本也王制孔疏又

云、若杜預之意。以為既祔以後。宗廟得四時常祭。三年大禘。乃同於吉。故傳三十二年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杜註云、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當祀。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此毛說所本也。二說各有依據。不妨並存。故辨正未之及耳。

問鄭孔及杜氏之說。畢竟宜何從。

程朱皆嘗論之。愚竊以橫渠張子之言為當。張子云、居喪廢祭。禮有緦不祭之文。方喪之初。雖功緦如何可祭、

又豈可三年廢祖先之祭。久而哀殺。可齊則便可祭。以人情酌之。三年之喪期可祭。期之喪既葬可祭。緦功之喪踰月可祭。宜服祭服。祭之。各以其盛服祭。祭罷反喪服。此折衷至當之說也。

問刪詩之說。辨正不取。按昭二十五年傳、叔孫昭子聘於宋。宋公享之。賦新宮。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時三十五歲。新宮詩尚存。孔子必已誦之矣。今三百篇無新宮。非孔子刪之而何。

曰、非也。儀禮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用之燕享

乃周公制禮作樂時所定其辭必非不合於禮義者孔子何得刪之邱光庭兼明書謂孔子反魯之後其詩散逸深之不歸是也

問新宮爲燕享所用何以至於亡失既亡失矣孔子定禮正樂何不以已所知者補之

鄭康成詩譜云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爲節今無貍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新宮之亡意亦類此今大小戴記載有貍首之辭孔子豈有不知而卒不以之補亡者此聖

人之慎也。昔春秋書伯于陽。孔子曰。吾乃今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爲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此闕文之意。聖人之慎也。

問毛氏謂庭即堂之前半。辨正駁之甚明。但毛云倘書下管鼗鼓。禮記下管象舞。凡管鼗諸器。象箾諸舞。俱在庭中。豈有宮懸列舞在露地者。又覲禮周夷王下堂而見諸侯。謂不在中堂負扆而在庭中。禮所稱兩楹之間名路寢者。是天子退朝則坐此聽政之處。而以此爲朝諸侯之所。故云下堂。未聞降階朝諸侯

也。强辭奪理。當并辨之。
此謬說。非强辭也。儀禮大射儀、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西階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鑮。鄉飲酒禮磬階間縮霤。北面鼓之。此樂器在堂下階前之明證。尚書大禹謨、舞干羽於兩階。此舞列在堂下階前之明證。毛氏謂宮懸列舞不在露地。豈阼階西階俱在堂內乎。郊特牲、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疏云、按覲禮天子負斧依南面。侯氏執玉入。是不下堂見諸侯也。若春朝夏宗則

以客禮待諸侯以車出迎故周禮齊僕云各以其等爲車送迎之節然則下堂見諸侯者謂不當降階而降階不當出迎而出迎此王室卑微下陵上替之漸如不在中堂負依而在退坐之路寢則是傲慢無禮與夷王之自卑正相反矣且路寢非堂前也古宮室之制前曰堂後曰寢路寢則燕朝之別名玉藻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是也今以庭爲堂之前半而又以庭爲路寢是寢反在前堂反在後顛倒錯亂不可適矣辨正畧而弗論一則惟恐文繁一亦以其謬妄不足詰耳

問禘祫之禮初獻王祼尸二獻后祼尸此灌地降神之祼也一云祼有二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論語既灌此皆言始時灌地降神之祼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鄭註周禮司尊彝云祼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此皆言獻尸之祼非降神之祼其說是否

祼尸之祼即降神之祼葢王酌鬱鬯以授尸尸受之以灌地故又謂之灌尸余前條已言之矣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先祼尸而後迎牲即郊特牲所謂既灌然後迎牲者非降神之祼而

何。

問朱子以山節藻梲爲藏龜之室本之橫渠宋儒之說。毋爲談漢學者所不取。故毛西河且力排之。未知從前有此解否。

他無所徵。惟陳琳悼龜賦云。山節藻梲。旣櫝且韞。則建安以前已有作此解者。亦漢學也。但今無所考。不復知出於誰氏耳。

問三仕三已。莊子荀子以爲孫叔敖事。毛西河曾辨之。而全謝山謂孫叔實一爲令尹而已。子文亦未嘗

三爲令尹。子文於莊公三十年爲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讓於子玉。凡在位二十八年。子玉死。蔿呂臣繼之。子上又繼之。大孫伯又繼之。成嘉又繼之。是後楚之令尹。不見於左傳。文公十二年。子越之亂。追紀曰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則意者成嘉之後。子文嘗再起爲令尹。而金仁山謂子玉蔿呂臣子上之間。子文或嘗以太宰執政。而佚其鈌。誤也。此條未經辨定。究宜何從。

曰。仁山之說雖未確。然猶約畧近之。若全氏不信論語。

謂子文為令尹者再又以為在成嘉之後則大謬矣左傳載楚子艮生子越椒子文知其必滅若敖氏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是子文之卒葢在子越椒未知政之時椒於文公九年來聘春秋書之時已知政矣文十二年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為令尹十四年楚莊王立成嘉伐舒蓼十六年庸人叛楚子越椒伐庸若子文繼成嘉為令尹親見椒之知政與之同朝其事則其將死而語族人者謂何也故愚謂子文之三仕三已大抵皆在成王之世自初為令尹以至遜

位子玉二十八年之中若呂臣子上之相繼爲令尹前後不過五年子上死而成王弑子文必已前卒故自治兵於睽以後無一事見於傳者國語鬬且廷曰昔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成王聞其朝不及夕也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又言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此仕已皆在成王時之明證若子文於成嘉後再起爲令尹則不得事穆王并事莊王國語何以絶不一言然則子文之卒葢在子玉喪師成王被弑此五六年之間必不沿至莊王之世復繼成嘉爲令尹

也。全氏著經史問答亦有可觀其最謬者如論陳文子。謂其并不可以言清論齊桓晉文謂齊桓極有可貶不當以聖人之盲。遂謂高於晉文論陽貨事則以孟子爲究誣。論陳仲子。則以孟子爲大過。此其立說直欲駕孔孟而上之。愚特爲駁正一二。亦辨之不勝辨耳。

問益公以犂牛爲耕犂之牛。辨正不取按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齊民要術、冀趙過始教牛耕。益公謂孔子弟子冉耕字伯牛。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疑耕犂起於春秋之間。齊次風漢書考證、

謂益公之說未確。古籍田之禮曰三推。不用犂。安用推乎。諸說孰是。

益公以犂牛爲耕牛。未確。謂耕犂起於春秋之世。此說得之。齊氏以三推爲用犂之證。則謬矣。耕籍之三推。以耒耜。推非以犂推也。月令天子親載耒耜。祭義天子躬秉耒。國語、王耕一墢。註謂一耜之墢。考工記云、直庇則利推。庇耒下前曲接耜者。推豈必用犂而後可耶。

問辨正公孫衍條。謂衍無以秦攻魏之事。按史記蘇秦傳、秦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犀

首郎衍也此非以秦攻魏之事乎

此事雖見蘇秦傳然不可信嘗考史記六國年表魏襄王二年秦敗我雕陰魏世家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於雕陰年表以為二年世家以為五年固已不合然並不言攻魏者犀首也而蘇秦傳則云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及考秦本紀惠王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秦惠王七年魏襄王四年也是年公子卬已虜龍賈而五年犀首又禽龍賈豈龍賈有二耶抑虜之而復縱之歸耶然則魏世家所稱秦敗我

龍賈軍者即秦本紀公子卬之事蘇秦傳誤以爲犀首耳愚有史記摘誤數十條多前人所未及糾正者此等是也

問辨正以伐奄爲成王時事顧亭林云奄之叛周是武庚既誅而懼遂與淮夷並興而周公東征乃至於三年之久孟子曰伐奄三年討其君是也此說與辨正同而毛西河非之謂伐奄有三一是相武王時伐奄是時奄助紂爲虐故伐之若以爲成王時事則戮飛廉滅國五十皆武王誅紂所及而忽攙成王伐奄

於其中。將所云相武王。丕承哉武王烈。皆不可通矣。

其說是否。

曰、非也。據尙書孔傳、周公攝政時。奄與三監淮夷叛。成王即政又叛。則有兩次伐奄。據鄭康成、奄無再叛事。則止一次伐奄。雖多方篇、有至於再至於三之文、孔疏以伐紂爲一。再謂周公攝政時叛。三謂成王即政又叛。然終不敢謂武王嘗伐奄者以經傳無明文也惟王方麓尙書日記、謂奄在武王時已用師。引孟子誅紂伐奄爲證。此特傳會之說。豈足據乎。滅國五十。亦非盡誅紂所

及逸周書言武王征憝國九十有九然征之未嘗滅之。蓋總計前後所滅有此數耳荀子仲尼篇云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楊倞註四謂密阮共崇二謂斬紂與妲己周公終王業亦將有征伐謂三監淮夷商奄則伐奄實成王時事而云相武王者周公輔成王所以終文王之功荀子謂周公卒業是也毛氏以攙入成王事爲不可通則上下皆言武王而忽攙丕顯哉文王謨於其中亦不可通矣

問辨正謂武城在今費縣是固然已考史記越世家

句踐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楚世家、越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據此則越與武城遠不相及。何以寇武城。或又謂越寇季氏非寇魯。亦未知何所據而云然。

是在閻潛邱嘗論之。而其說未詳。按竹書、貞定王元年越徙都琅琊。漢志、越王句踐嘗治琅琊。起館臺。考春秋時琅琊爲今山東沂州府。魯費在沂州府費縣西南七十里。武城在縣西南九十里。哀八年、吳伐魯。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管者曰何故

使吾水溢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觀此則沂州之地久已爲吳之錯壤越滅吳而有其地且徙治琅邪則與武城密邇濟邱謂吳未滅與吳鄰吳旣滅與越鄰是也或云越冠季氏非冠魯此並無所據按左傳哀二十一年越人始來二十三年叔青如越越諸鞅來報聘二十四年公如越二十五年公至自越二十六年叔孫舒師師會越人納衛侯二十七年越使后庸來聘是年八月公如越越又嘗與魯泗東地方百里以此觀之越自滅吳後與魯修好未嘗加兵而哀公嘗欲以越伐魯

而去三桓。武城近費。季氏之私邑在焉。說者因謂越寇

季氏非寇。魯亦臆度之言耳。

問孟子稱孔子爲魯司寇。史記則云由司空爲大司
寇。攝行相事。說者謂侯國無大司寇。孔子不過爲小
司寇。不過爲夾谷之相。史記謬也。全謝山則謂史記
未可非。春秋諸侯之國。並不止三卿。魯公族之與三
桓共爲卿者。前有臧氏東門氏。凡五卿。自仲嬰齊卒
而東門氏失卿。武仲出奔而臧氏失卿。然而又有叔
氏爲卿。則四卿。魯之卿非公室不得任。是時以陽虎

諸人之亂。孔子遂由庶姓當國。是破格而用之者也。

據此則孔子實爲魯卿。非小司寇。與舊說不同。辨正鄉黨篇下大夫條。既從舊說。則全氏之論似宜存而駁正之。

侯國無大司寇。自是周制。崔氏靈恩之說是也。謝山謂春秋時列國官制變易不止三卿。其說亦非無據。蓋春秋之例。大夫名見於經者皆卿也。魯臧宣叔爲司寇見宣十八年傳註而經書臧孫許及晉侯盟。又書臧孫許帥師。其卒也書臧孫許卒。則儼然卿矣。臧武仲爲司寇見襄二十一年

傳而經書臧孫紇出奔又儼然卿矣卿則非小司寇謂之大焉可矣至於相則當國執政之稱執政必上卿而孔子以司寇當國故謂之攝如齊有命卿國高而管仲以下卿執政鄭有上卿子皮而子産以介卿聽政是也成十五公羊傳云臧宣叔者相也宣叔爲司寇謂之爲相此孔子攝行相事之證或以爲攝夾谷之相者非也

問全氏又謂三桓序次亦非一定不移者季氏世爲上卿而武子之嗣爲上卿在孟獻子既卒之後武子之請作三軍叔孫穆子曰政將及子以其時獻子已

老也然則季文子卒獻子實嗣爲上卿獻子卒而武子始代之也武子既卒平子嗣卿而叔孫昭子以三命爲政昭二年平子惡其居已上是昭子實爲上卿昭子卒而平子始代之也其說是否

此說非也三桓序次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自成襄之世已然襄五年季文子卒六年經書季孫宿如晉是武子已嗣爲上卿矣十一年武子將作三軍固請于叔孫穆子以叔孫爲司馬軍賦其所掌也十三年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孟氏爲司空書勞乃

司空之事。昭四年傳云。孟孫爲司空。書勲。是也。獻子之位。本在武子下。叔孫所云政將及子者。謂霸國之政令。禮大國三軍。魯次國而爲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曰政將及子。非謂獻子已老。國政將及武子也。叔孫昭子與季平子同受三命。叔仲小云三命踰父兄者。謂昭子自踰其先人。非踰平子。懸于季孟之閒。係已辨之矣。

問追蠡之說。辨正引考工記。疑追字是遂字之譌。按註疏謂蠡初鑄時。即深而圜之以撥擊。則遂本窪深。不因撥擊。何足以徵樂乎。

深有以窪言者。有以高言者。此深字郝京山謂猶覲禮
爲壇深四尺之深。當作高解。鏜受擊處。爲圜形凸起。久
而擦敝。高處反窪。以此見用之者多耳